

卷七十四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
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
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
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
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

初梁宮殿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

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太祖

書名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撰者 宋 江少虞 撰
卷 卷七十四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貴重 34
編號 C5924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舉兵入寇百祥請為內應於是交趾大發兵入寇陷
欽廉邕三州百祥未得間往歸人會石鑑與百祥有
親奏稱百祥有戰功除侍禁充欽廉巡檢朝廷命宣
徽使郭達討交趾交趾請降曰我本不入寇中國人
呼我耳因以百祥書與達達檄廣西轉運司按鞠百
祥逃去自經死凍水紀聞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三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四

詐妄謬誤

募役

熙寧初余罷中丞復歸翰林有成都進士李戒投書
見訪云戒少學仁義之道自謂不在顏回孟軻之後
其辭孟浪高自稱譽大率如此又獻役法大要以為
民苦重稅但聞有因役破產者不聞因稅破產也請
增天下田稅錢穀各十分之一募人充役仍命役重
輕為三等上等月給錢千五百穀二斛中下等以是
為差計雇役猶有羨餘可助經費明公儻為言之於
朝幸而施行公私不日皆富貴矣余試學一事難之
曰衙前為何等戒曰上等余曰今夫衙前掌官物敗
失者或破萬金之產彼肯願千五百錢兩斛穀來應

募邪戒不能對余因謝遣之曰僕已去言職君宜詣當官者獻之居無何復來投書曰三皇不聖自生民以來唯孔子爲聖人耳孔沒孟軻以降蓋不足言今月復有明公可繼孔子者也余駭懼遽還其書曰足下何得爲此語因請留書余曰若留君書是當而有之也死必不敢又欲授余左右余叱左右使勿接乃退余以其狂妄常語於同列以資戲笑時韓子華知成都戒亦嘗以此策干之子華大以爲然及入爲三司使欲奏行之余與同列共笑且難之子華意沮乃止及介甫同制置三司條例爲介甫言之介甫亦以爲喜雇役之議自此起時李戒已得心疾罷舉歸成都矣

提舉常平

何浹以錄事參軍提舉梓州路常平倉等所至暴橫撻撻吏民以立威皆竄匿無地氣陵提轉直出其上公牒州縣云未得當司指揮其提轉牒皆不得施行轉運使李竦判官陳充與之議事不合輒叱罵之知州詣之白事下馬於門外循廊而進至其坐榻之側亦不爲起浹欲廢廣安軍衆議以爲旁去他州遠不可廢有章辟方得其父集賢校理何涉所撰鼓角樓記以呈之曰先君子亦具言置軍要害之意浹曰凡事當從公論何足憑也李竦等具奏其狀詔罷歸浹緣道上奏訟竦等無所不道至京師下開封府鞠問浹索紙萬幅以荅款府司以數百幅給之乃一紙書一字坐上書詐不實凡一百四十事由是停官時所遣提舉官大抵狂妄作威而浹最爲甚

並涑水紀聞

用事錯誤不害為美

文士用事誤錯雖為缺失然不害其美杜甫云功曹無復漢蕭何按光武帝謂鄧禹何以不掾切曹又曹參嘗為功曹云鄧侯非也陳子昂云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麕翁放麕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也謂之中山誤矣唐人記韓臯善琴知音聞止息推說以謂母丘儉諸葛誕皆以揚州刺史舉兵討晉事敗無成故名廣陵散言敗於廣陵也劉道原云漢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母丘諸葛誕皆死壽春此時廣陵自屬徐州至隋唐乃為揚州耳事有似而非者不可不察也列貢父詩話

薦士

吳冲卿初作相亦以收拾人物為先首薦舉諶井亮

采泊二人登對咸不稱旨又薦李師德為臺官而師德不才自是秉政數年以至薨背更不復薦士而三人者亦竟無聞於時也東軒筆錄

知人之難

姚嗣宗關中詩豪忽繩檢坦然自任杜祁公帥長安多裁品人物謂尹師魯曰姚生如何人尹曰嗣宗者使白衣入翰林亦不忝減死一等黥流海島亦不屈姚聞大喜曰所謂善評我者也時天下久撤邊警一旦忽元昊以河西叛朝廷方羈籠開豪之際嗣宗止因寫二詩於驛壁詩有踏破賀蘭石掃開西海塵布衣能効死可惜作窮人又一絕百越干戈未息肩九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不語靜聽松風春晝眠之句韓忠獻公奇之奏補職官繼而一庸生張忘其

亦堂堂人蝟髯黑面頂青巾緇裘持一詩代刺搖袖
以謁杜公曰昨夜雲中兩檄來案兵誰解掃氛埃長
安有客面如鐵爲報君王早築臺祁公亦異之奏補
乾祐一尉而胷無一物未幾以賊去任

湘山野錄

賣廟

張諤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判司農寺上言天下祠廟
歲時有燒香施利乞依河渡坊場召人買撲王荆公
秉政多主諤言故九司農起請徃徃中書即自施行
不由中覆賣廟勅既下而天下祠廟各以緊慢價直
有差南京有高辛廟平日絕無祈祭縣吏抑勒祝史
僅能酬十千是時張方平留守南京因抗疏言朝廷
生財當自有理豈可以古先帝王祠廟賣與百姓以
規十千之利乎 上覽疏大駭遂窮問其由乃知張

諤建言而中書未嘗覆奏自是有旨臣僚起請必須
奏稟方得施行賣廟事尋罷

倦遊錄

人才有長短

仲簡知處州治爲東南第一朝廷擢爲天章閣待制
知廣州會儂智高破邕管沿江而下屠數郡遂圍廣
而仲簡應敵之備可笑者甚多沈起知海門縣有治
績朝廷擢爲御史後拜待制知桂州會宜州蠻徭侵
王口寨起備圍甚乖又欲誅交趾愈益踈繆是致交
趾入寇三州被害孫永俊明文雅稱于時中間以龍
圖學士知秦州會邊有警永以怯懦爲邊人所輕三
人者皆才臣一當邊急而敗事被斥豈將帥自有體
用非可以常才強也

東軒筆錄

贈縣令詩

元豐中有人為建州建陽縣令一舉子以貧謁之待
之甚薄舉子大怒作贈縣令詩云寒儒登第十三年
衝替歸來買盡田除却職田清俸外不知何處遇神
仙詩既盛傳郡守刺史皆疑其人終任無薦之者
李希声詩話

趙昌言

李順作亂於蜀詔以參知政事趙昌言監護諸將討
之鳳翔是時寇準知州密上言趙昌言素有重名又
無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利柄太宗得疏大驚曰朝
廷皆無忠臣言莫及此賴有寇準憂國家耳及詔昌
言行所至即止專以軍事付王韶且罷知政事以工
部侍郎知鳳翔府召寇準參知政事昌言自鳳翔歷
秦陝永興三州入為御史中丞真宗即位咸平五

年翰林學士王欽若直館洪知貢舉京師豪族有遺
知舉洪學士上怒下御史臺窮治事連及王欽若亦
有所受是時欽若被眷遇上大怒以為昌言操意
嚙險誣陷大臣昌言自戶部尚書兼御史中丞貶安
州司馬自是不復省錄十餘年更累赦量移放還至
祥符中乃復叙為戶部侍郎西祀恩遷吏部侍郎卒
涑水紀聞

陶穀

陶穀自五代至國防文翰為一時之冠然其為人傾
險狠媚自漢初始得用即致李崧赤族之禍由是縉
紳莫不畏而忌之太祖雖不喜然藉其詞筆足用
故尚置於翰苑穀自以久次舊人意希大用建隆已
後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聞望皆出穀下穀不

能平乃俾其黨與因事薦穀以爲父在詞禁宜力實
多亦以微伺上旨 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劄皆檢
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
宜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于玉堂之壁曰官職須
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
依樣畫葫蘆 太祖益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矣

姜識

慈聖光獻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姜識者自言神術可
使死者復生上命以其術置壇於外庭九數旬無效
乃曰臣見 太皇太后衣與 仁宗宴臨白玉欄干
賞壯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誕妄亦不深罪止斥
於彬乎蔡承禧進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拆人間方
士術何施蓋謂是也 並東軒筆錄

曹翰

曹翰本隸世宗帳下多計畫世宗鎮澶州因坐便廳
視事忽棟拚有大聲左右皆走避翰急抱世宗投階
下屋雖不陷而世宗加其忠盡會世宗入爲開封尹
翰在鎮不從聞周祖寢疾翰不俟召而來世宗貴之
因屏左右曰主上寢疾王爲家嗣何乃於外司決事
失天下之望哉世宗寤即日入止禁中後爲樞密承
旨世宗親征淮南翰常往來京師兵甲多留正陽翰
過正陽二十餘里適見部送淮南降卒八百人北歸
翰慮其劫正陽庫兵爲亂矯詔盡斬之見世宗具言
其事世宗不之罪江南李氏稱藩首遣翰奉使翰驕
傲自恣飲酒無筭多出嫚言江東君臣不任其恥中
主日日餉以食物珍果并其器皿合匱悉留之旣而

純銀果合都盡用稜合鈎物皆却而不受中主令近
臣督課工人晨夜煅金造器合嘗召翰飲便殿有水
晶盤盞二副絕竒妙翰屢目之酒罷即以遣翰翰辭
曰此珍異之物歸當以獻天子而老父母見必取之
有所非便中主又加賜二副即受其所獲貨貨直數
十萬緡國初爲筠州刺史征蜀而翰爲襄州荆門至
石門關以來兵馬部署翰鑿石通道萬旅以濟遂兼
水陸轉運使供饋無闕征江南以潁州圍練使爲先
鋒先登陷池陽金陵平吳將胡則以江州拒命翰率
兵攻圍數月下之悉屠其城中三千餘口得免死者
纔二十人崔憲時匿倉內獲免後舉進士至侍御至
翰南征掠奪金寶以鉅萬上言潁州造佛舍江州廬
山東林寺五百鐵羅漢願載歸許之遂調發官船十

餘艘悉載其所獲資貨置像於其上時目爲押綱羅
漢以功遷桂州觀察使仍判潁州太平興國初就加
威遠軍節度使充幽州東都部署開南河自雒州至
莫州役兵數萬人入賊境伐木以給用翰命五駿騎
爲斥候持五色旗人執其一前有林木舉青旗煙火
舉赤旗兵寇舉白旗水潦舉黑旗丘陵舉黃旗虜入
寇必狼煙以爲候翰亦命舉烟境上虜疑有伏引去
得巨木數萬以濟用度復歸潁州部內築烽臺強取
民間絲帛菽粟兵器爲汝陰令孫崇望所告遣知雜
滕中正鞠得實免死流登州後復起爲大將軍遷右
千牛上將軍翰之遷海上籍沒其家貲鉅萬計悉分
散其妓妾多爲民妻翰在貶所作詩千餘首亦可觀
性強記九奏事三五十條皆默識不用文記飲酒至

數斗不亂云

梁迥

梁迥以閤門使使江南冒于貨賄誅求無度凡所貢時果食物貯以金銀雜寶器者悉留陶漆者還之初甚毅然不御酒食鮮語屈強雖承迎曲至無以得其歡心後主與羣臣甚憂之既而厚賈賞直數十萬緡迥大喜過江登舟宴樂為酒令呼伶人奏戀情歡曲戀戀數日不發南中士人多笑之

劉承勳

劉承勳者江南人為德昌宮使李氏承吳王基緒保有江左籠山澤之利國帑甚富德昌宮其外府也金帛多在焉簿籍淆亂鈎考不明承勳專掌宮事盜用之無筭家畜妓樂數十百人朱門甲第窮極富貴嘗

指妓樂中一青衣云此女效教其優劇止學師巫持刀勅水一藝九費二千緡他可知也後主母喪衛士嘗給服無布賦以錢後德昌宮中屋壞得布四十間皆義祖時所貯也殆數千萬端 太祖平荆湖畫計以困江左詔假舟運湖中米百萬石承勳求薰其事亦有姦心便自結納既而運米二百萬石至迎鑾金陵平承勳見 太祖首述其事 太祖曰此李煜平昔契分非汝之功也止以為鎮將後貧困街中求乞帷薄不整凍餓死

李符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適知開封府求見趙普言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流竄者多獲全春州在內地而近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亦以外彰

寬宥乃置於必死之地普領之後月餘符坐事貶宣
州行軍司馬 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普具述其事
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卒 並湘山野錄

張洎

張洎文章清贍博學多聞在江南已要近曾將命入
貢及還作詩十篇多訾詆京師風物有一灰堆之句
以悅其主蘇易簡得其親書本後洎入為學士與蘇
易簡爭寵頗成不協 上前談議往往異同蘇忿之
謂同列云清河公若更相予盾即將灰堆之詩進呈
矣張聞之甚懼稍為之屈伏焉 金坡遺事

穆脩

文章隨時風萎惡咸通已後文力衰弱無復氣格本
朝穆脩首倡古道學者稍稍向之脩性褊忤少合初

在海州為軍以氣陵通判遂為摺據貶籍繫池州其
集中有秋浦會遇詩自叙甚詳後遇赦釋放流落江
外賦命窮薄稍得錢帛即遇盜或卧病費竭然後已
是故衣食不能給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樓板印數
百帙携入京相國寺設肆鬻之有儒生數輩至其肆
未評價直先展揭披閱脩就手奪取瞋目謂曰汝輩
能讀一篇不失句讀吾當以一部贈汝其忤物如此
自是經年不售一部 楊文公談苑

柳仲塗

柳仲塗開知潤州胡旦秘監為淮漕二人者但喜以
文驚於時且造漢春秋編年立五始先經後經發九
明例之類切侔聖作書甫畢邀開於金山觀之頗以
作書自矜開從其招而赴焉方拂按開編未暇展閱

開杖劍叱之曰小子亂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來
未有如夫子者至若丘明而下公穀雛邾數子止敢
傳述而已爾何輩輒敢竊聖經之名冠於編首今日
聊贈一劍以爲後世狂斐之誡語訖勇逐且且闊步
攝衣急投舊艦鋒幾及賴舟人擁入參差不免猶斫
數劍於舟耶以快忿朝廷授開崇儀使知寧邊軍聲
歷沙漠其子滂及第於咸平二年陳堯咨榜昌名日
真宗詔至軒陛親語滂日夜來報至汝父已卒今賜
汝及第給錢三萬俾戴星而奔給護旅襯時加軫悼
玉壺清話

二

柳開魏郡人性兇惡舉進士至殿中侍御史後授崇
儀使知全州道膾人肝每擒獲溪洞蠻人必召宴官

僚設鹽豔遺從卒自背割取肝抽佩刀割啖之坐客
悚慄知刑州常令伺鄰郡凡有誅殺戮遣健步求取
肝以充食

湘山野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四